

司马故里寻古风

——本报老年记者走进安乐寨见闻

本报老年记者 许江



老年记者
在安
乐寨村兄
弟书屋合
影留念。
本报
老年记者
赵国堂
摄

古老的山阳大地，不仅有久负盛名的山水，也有丰富的人文。近日，本报老年记者相约走进司马懿故里——温县招贤乡安乐寨村，感受山阳大地厚重的历史文化。

5月13日，本报老年记者30余人相约来到安乐寨村。该村有“黄河文化第一村”之称，是东汉权臣司马懿的故里。在安乐寨村司马故里展览馆，老年记者看到展览馆大门两侧的楹联：“卜里遗风衣冠人士，晋城佳节襟带山河。”展览馆展出的主要有司马懿历史展、村史人物展和党建文化

展，并展出了安乐寨村发掘的历代文物。77岁的乡贤王建邦老人热情地为老年记者讲起了安乐宫演变为安乐寨的历史文化。

据介绍，安乐寨村文风鼎盛，名人辈出，有流传1800余年的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司马懿得胜鼓、司马懿传说，有大禹弟子、明皇封江湖河道翼运平浪元帅杨四将军庙遗址及市级非物质文化遗产杨四将军传说。

安乐寨村有省级文物保护单位9处、县级文物保护单位39处，先后涌现出了清代著名史学家、

文学家、翰林学士杨震，著名经济学家王梦奎，中国工程院院士、隧道及地下工程专家王梦恕，“中国好人”杨家卿等。随后，老年记者参观了兄弟书屋、杨震旧居、村文化广场，每一处无不透露出安乐寨村深厚的文化底蕴。

最后，老年记者来到黄河滩下石井村的太极怀药小镇。紫色油菜花正值盛花期，绘制了一幅美丽的田园风光图。远离城市喧嚣，老年记者尽情享受难得的田野风光，并拍照留念。

又闻故乡碾转香

本报老年记者 杨述道

每逢小满节气，故乡人开始忙着做起碾转来。说起做碾转，的确累人，可憨厚的家乡人愿辛苦劳累，为家人、为亲友制作色鲜味美的碾转。

上世纪五六十年代，一踏进故乡，到处可见故乡人手持镰刀，将籽满嫩绿的小麦割下，或担或背回家中，先把参差不齐的麦穗捋齐成把，再在起伏不平的石板上将籽搓下来，放入锅中炒至微黄后倒在席上，找一块干净的布趁热搓掉麦粒的芒皮，再用簸箕簸去芒皮。磨碾转前的多项工序让你看后有一种“樱桃好吃树难

栽”的感觉。

那时候，我们村家家户户几乎都有一盘石磨，为了吃上又细又长的碾转，故乡人把磨头上的双眼堵一眼，单眼下籽，推碾出来的碾转像杨树花一样匀称，十分诱人，让人垂涎欲滴。

传统制作碾转的技术已一去不复返了。现在制作碾转，全是机械制作，收割机割麦、脱粒机脱籽、电炒锅炒籽、电带石磨磨碾转，不费吹灰之力，且磨下的碾转胜似传统的麦香碾转。

为了活跃经济，家乡人在当地政府的扶持下，把每年5月15

日定为碾转节。这天，周围乡里乡亲都来参加碾转节的庆贺活动，临走都要捎上点新鲜碾转，让家人饱尝口福。

而今，故乡人眼界开阔，碾转不仅在本地销售，还采用真空包装，运过长江，送到广州，销量越来越大。故乡碾转的名声也愈传愈远。

又到故乡碾转飘香时。故乡人的胆子更大了，放眼世界，心怀全球。他们想让碾转的清香飘荡在世界各地，也让故乡人的腰包扎实地鼓起来。

崴脚之后

□小雨

前几天，因为天黑，我走路时没注意到台阶，一脚踏空，崴脚了。先是痛彻心扉的疼痛，还好继续走路没问题。

吃过晚饭后出去散步，在小区走不到一公里，脚越来越疼，实在忍受不住，便赶紧回家。试着活动踝关节，用手按摩一会儿，右脚还是不能走路。垫高，冰敷，一夜辗转反侧，几乎无眠。

终于熬到天亮，快到7时，忍

不住给一骨科医生打电话，对方让我立即就医。在仔细诊断后，医生告诉我有轻微的踝关节错位和韧带拉伤，得进行手法复位。

十几分钟后，医生结束了整复，让护士取来踝关节护具给我穿上，并嘱咐：“每天冰敷足踝部两次，每次20分钟，坚持一周；可以适当活动，五六天后复查。”回到家后，我尝试着轻轻踩地，没有那种剧烈的疼。巨大的幸福感涌上我

的心头，昨晚曾经的绝望，无数次设想的需要被照顾、被谁照顾的凄惶一扫而光。

从痛得夜不能眠到恢复正常，兴奋的心情实在无法用言语来形容。两天后，我已经行走自如，取下护具走路几乎没有疼痛感，但我还是遵医嘱按时冰敷，适量走路并坚持使用护具。希望和我有相似经历的朋友尽早就医，以免延误病情。

儿时的炊烟

本报老年记者 毅法洪

儿时的小山村里，乡亲们天天烧水做饭、蒸馍炒菜都离不开柴火和炊烟。“暖暖远人村，依依墟里烟”，一幅炊烟袅袅、平静安详的生动画面，至今仍在我脑海中不时浮现出来。那缕缕缠绵的炊烟，让我从小学会勤奋，懂得珍惜，让我的日子有了趣味和温暖。

我在父母的炊烟里长大，在父母的炊烟里走出小山村。上世纪60年代末，当兵离家的那一天，他们一早便伴着炊烟为我做了当年最好吃的汤面条。左邻右舍和亲戚朋友也纷纷给我送来熟鸡蛋等食物。大家一起来到村头，欢送我参军入伍。翻过那座山，再次回望村口时，不见了小山村和众多亲，只有那伴我长大的缕缕炊烟在村子上空环绕。我的眼睛湿润了，泪花中，我仿佛听见母亲每天早晨炊烟升起时，站在房顶催促我们早点下地、上学的声音，依稀望见她不断往灶膛里添柴烧火、被烟火呛出泪水的眼睛，还有父亲冬夜里在牛屋拎着草篓往石槽里添草喂牛的背影。

直到今天，儿时的炊烟仍飘荡在我记忆的天空，它散发出的浓浓人情味和烟火气息依旧温暖着我的心房。



胡玉春 作